



雁遇记

□李书中

纵横交错的沟渠将黄河口滨海大道以南广袤的滩地，分割成一块块棋盘状的稻田，茂密的芦苇沿渠而生，好像特意为稻田镶嵌的花边，素洁蓬松的芦花如同无数把拂尘，禅意十足地在风中摇来摆去。入冬后，一畦畦水稻被收割机荡平，碎草秸甩摆在田垄上，遗落的稻米则成了雁群的美食。它们坐落在喧软的草堆里，不住地用黑灰色的尖喙，翻挑着絮状的稻秸，捡拾着草堆里的稻谷米粒。当成千上万只灰雁覆盖了稻田，每一方地块像披上了闪着金属光泽的羽衣……

滨海大道是黄河外围的第二道护堤，堤内是黄河入海口湿地保护区，堤坝以南是经过开垦、减盐、涵养后改良的上万亩良田。衣食无忧的湿地生态环境，吸引大量的鸟类迁徙而来，在此越冬栖息和繁殖，黄河口湿地和万亩稻田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鸟类国际机场”。

芦花白、芦花美，芦花满天飞。晚秋，风从海上来，丝丝缕缕的凉气从黄河口湿地的空隙和芦苇荡中冒了出来，无所顾忌地到处弥漫。利刃般的苇叶由青逐渐变黄，雪白的芦花如经幡在秋风中飞舞。沟渠中，伴芦苇而生的蒲草，黄绿糅合着洁白，挥挥洒洒，成线成片、成点成面，仿佛一幅凝重的水墨丹青，气韵生动，意境深远。稻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，水稻的稻秆擎起饱满的穗儿，秋风划过的稻浪，犹如优美的五线谱，稻穗就是那一个个跃动的音符。风吹稻香，吸引了三五成群的灰雁前来探班。在黄河口栖息的灰雁不同于天鹅，前额上缺乏凸起的肉瘤，脖颈略短，背部羽毛呈现灰色，腹部则是密实紧凑的白色绒毛，短而宽的尾巴就像一把打开的折叠小扇。它们不像黑水鸡、白骨顶、绿头鸭等小型类水禽，起飞如离弦之箭。灰雁躯体大、身子重，起飞时，两只翅膀得使劲上下摆动，绷紧的脖颈拖着梭形的身子，好像被号子的节拍牵引着向空中攀飞。

灰雁属杂食性野禽，水生和陆生植物的叶、根、茎、嫩芽、果实和种子，甚至螺、虾、昆虫等都是它们的美食，在这些食物中，它们尤喜玉米和稻谷。黄河口紧靠渤海，土壤含水量大、地面泛潮严重，一般到土壤冻实、冻硬后，收割机才能进地作业，这无疑为在此过冬栖息的灰雁、天鹅、白鹤等野禽备足了食物。灰雁与天鹅、白鹤相比，脖颈略短于后者，但是，攫取稻穗的技能并不逊色。成群结队的灰雁落入稻田后，为了够到高出头部的稻穗美食，也是使出浑身解数，双腿叉开，缓缓前行，边行边吞吃前倾横斜的稻穗。吃饱后，还不忘趴在垄沟里小憩一番，它们将这里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……

进入严冬，稻田里只留下漫过脚踝的稻茬和被收割机打碎的秸絮。晨光熹微，芦花在寒风中摇曳生姿，一只只灰雁从暖烘烘的絮草堆中站立起来，它们一边欢叫着，一边相互追逐、打闹。有的闲庭信步，顺着稻垄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；有的缠颈厮磨、喁喁细语；有的单脚独立，将脑袋插在自己的翅膀下面，补个回笼觉。几只健硕的大雁站立在田埂上，直立着脖颈，目光如炬，一动不动如雕塑一般。那是雁群中

的卫士，一旦发现有人靠近或有风吹草动，它们就会向雁群传递一种特殊的讯号，当雁群听到警报声后，仿佛一下按下了起飞键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如旋风卷起树叶，摇摆着翅膀争先恐后地向空中飞去。

由于恐慌，雁群飞到空中便乱了阵脚，夭女散花般兜兜转转，盘旋不断，但在头雁的呼唤下，它们很快便集结在一起。当千万只灰雁有序地统一飞翔，那是何等的壮观而又震撼人心：飞行在一个水平线上的雁群，如一块硕大无边的黑色幕布在空中飘荡，黑灰色的雁翎，在阳光下散发着亮光，上下摆动的翅膀则像古建筑房顶层层叠叠的鱼鳞瓦，雁群也就变成了一座空中移动的楼阁。当它们大角度倾斜转弯时，白色的腹部完全展示出来，就像千万张纸片被施了魔法，粘附着雁群在飘飞。视野中的雁群变得越来越小时，则成了一条横长的黑线，分明是为天际涂抹的唇膏。

站在滨海大道向南眺望，一座座园林式的平房建筑矗立在一望无垠的稻田中。这些青砖灰瓦的房屋现已改建对外开放，小镇完整地保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垦人的生活场景，也是目前黄河口保存最好、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早期建筑群。

紧邻小镇，一块南北狭长的地带摆满了打成圆柱体的“草碌碡”，这些“碌碡”是由玉米秸秆打包而成的，远远望去，充满了欧洲田园般的诗情画意。耕种者在水稻的包裹中，种上这么一处只收秸秆、不收玉米的饲料地，目的就是在寒冷漫长的冬季里储备足够的草料，不至于在大雪封门时让饲养的奶牛饿肚皮。

那一个个密实、圆润的“草碌碡”，吸足了黄河口的地气，裹满了泥土的芬芳，也为冬天萧瑟的稻田增添了温度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我顺着玉米地的垄沟，感触着大地的心跳，在“草碌碡”的行间穿行。大田两边沟渠里手指粗细的芦苇，挺立密集，如同两道植物屏障，遮蔽风沙对田地的侵蚀。旷野阒寂无声，穗状的芦花如绸布做成的绢花般丝滑，在微微的寒风中，水波涟漪样起伏不定。耳畔似乎听到窸窣窸窣的蛇行声，从脚下的土壤向外扩散。正当犹豫是前行还是后退之际，突然，一道黑色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，从芦苇屏障后面冲天而起，瞬间淹没了半空。层层叠叠的雁翅遮挡了阳光，四周如暴雨来临前般阴暗。大雁的低吼声和翅膀的扇动声，如疆场两军追逐厮杀，更像万马奔腾……我本能地双手抱头，赶紧蹲在地上，有的大雁甚至贴着我的发梢滑翔而过，大雁的体腥味钻入了我的鼻孔，飘落的绒毛落在了我的脖颈，撩拨着我的肌肤。望着渐行渐远的雁群，庆幸自己没被大雁吞噬，如果灰雁有着嗜血成性的胃囊，几分钟之内我便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灰雁本属于候鸟，冬天南飞避寒，春季北归栖息繁殖。然而，黄河口优美的环境和充沛的食物，让雁类“乐不思蜀”，它们就像反季节蔬菜一样，“候鸟”变“留鸟”，万雁集翔、羽光闪闪的“鸟浪”奇观，每天都会遇见。鸟色可餐，到黄河口看鸟观鸟，如同赶赴一场视觉盛宴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

大河水润梁山邑 地名文化含古韵

□赵博文

在鲁西南平原，坐落着一座因“水浒”好汉故事闻名于世的历史古城——梁山县。这片土地承载着大禹治水的远古记忆，见证过梁山泊的烟波浩渺，更镌刻着中华民族与黄河共生千年的文明密码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村落名称，“丁那里”“程垓”“马营”等看似寻常的地名，实则是黄河改道留下的深刻印记。这些饱含沧桑的地名，犹如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编年史，诉说着黄河与人类文明交织的过往。

在地理学视角下，梁山县处于鲁中山地向华北平原过渡的黄金分割线。其西北接泰岱余脉，东南临黄淮平原，汶、泗诸水在此汇入黄河古道。这种独特的地理格局，使其成为黄河下游“铜头铁尾豆腐腰”的典型缩影。自公元前602年有记载以来，黄河在梁山段决口达1600余次，26次重大改道中有19次直接冲击这片土地，形成了“三年两决口，百年一改道”的特殊水文特征。



地质考古显示，距今4000年前的大野泽遗址横跨今日梁山县南部，这片《禹贡》记载的“大野既潴”之地，见证了黄河最早的冲积过程。五代至宋元时期，随着黄河改道频率加剧，大野泽逐渐北移与梁山泊合流，形成“八百里水泊”的壮阔景象。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在《河防一览》中记载：“梁山泊者，实黄河故渚之蓄洪区也”，由此可见，梁山县自古以来便是黄河水系的天然调节器。

梁山县的地名反映了黄河的水文变化，与黄河改道有很大的关系。“垓”“垓堆”等特殊地名后缀，构成了解读梁山水文变迁的密码本。地质调查显示，境内现存23处带“垓”字村落，均位于古河道决口形成的冲积扇区域。如程垓村所在地，探明有厚达7米的淤沙层，与《水经注》记载的“大野泽北泛，淤沙成垓”高度吻合。“垓堆”地貌则是先民与洪水博弈的见证，考古学家在孙垓堆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层，揭示出4000年前黄河水位就居高不下，先民们只能挑选高处居住的秘密。

如果说“垓”“垓堆”等字反映了黄河的自然历史，那么“那里”“口”“屯”等字则反映了黄河

的人文历史。

在梁山县822个自然村中，以“某那里”“某庄”命名的村落占比超过六成。明嘉靖年间《东平州志》记载：“黄患频仍，民多结族而徙。”当洪水冲毁原有村落时，同姓宗族往往选择高地重建家园，形成独特的“姓氏孤岛”。如“丁那里村”，据《丁氏宗谱》记载，其先祖于明正统年间为避黄河水患，率族众迁至今址，以夯土筑台形成“垓堆”聚居。由此可见，每个“某那里”不仅是地理坐标，更是血缘网络的重要节点。清乾隆年间设置的保甲制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宗族聚居模式。在梁山县地名志中，“王那里”“李那里”等村落多呈环状分布，中心位置往往设有祠堂和社仓，外围则是层层梯田，这种空间布局正是宗族社会应对水患的设计。

“口”字地名则记录了黄河航运的辉煌历史。元代京杭大运河“引汶绝济”工程，使梁山成为南北漕运枢纽。《元史·河渠志》载：“安民山设水驿，日泊漕船三百。”现存的“大路口”“小路口”



等地名，正是当年运河码头的地理坐标。这些地名构成的水陆交通网络，印证了梁山县“九省通衢”的历史地位。

在黄河治理史上，梁山地名更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编年史。“营”“屯”字地名，折射出历代治河的军政措施。明景泰年间，徐有贞治河时“设河营十八所”，“马营”“杨营”等村落即为当年河防驻军所遗。清河道总督靳辅在《治河方略》中记载：“梁山段设屯田十二处，以兵养河”，“薛屯”“杨屯”等地名正是军屯制度的体现。

从“大野泽”到“梁山泊”，从“安民山”到“孙垓堆村”，梁山县的许多地名都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结晶，承载着水文变迁的记忆和治河智慧的传承。当我们在卫星地图上俯瞰这些星罗棋布的村名，仿佛能看到黄河在鲁西南大地上绘就的文明图谱。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征文邮箱：qlwbfnjzg@qq.com